



百年经典

诺贝尔
获奖者

NOBELJIAHUOJIANGZHE

小说 名篇

读者从小说里可以
看到大千世界，伟大的
小说增强个人认识社会
的能力。我们意识到，
人生就像小说，好看而
精彩，华美而像大海一
样气势磅礴。

— 加缪

百年



经典

全书荟萃了百年来诺贝尔评
 奖获奖者最伟大，最优秀的散文
 名篇，所选作品均是思想性和艺
 术性俱佳的作品，是人生道路上
 最好的精神伴侣，她可以丰富我
 们的心灵，提高我们的素质，本
 书适合所有读者特别适合广大青
 年，学生阅读，能够用来开拓视
 野，陶冶心灵，启发智慧，本书
 是用来欣赏，学习研究的最佳版
 本，极俱收藏价值。

诺
 贝
 尔
 获
 奖
 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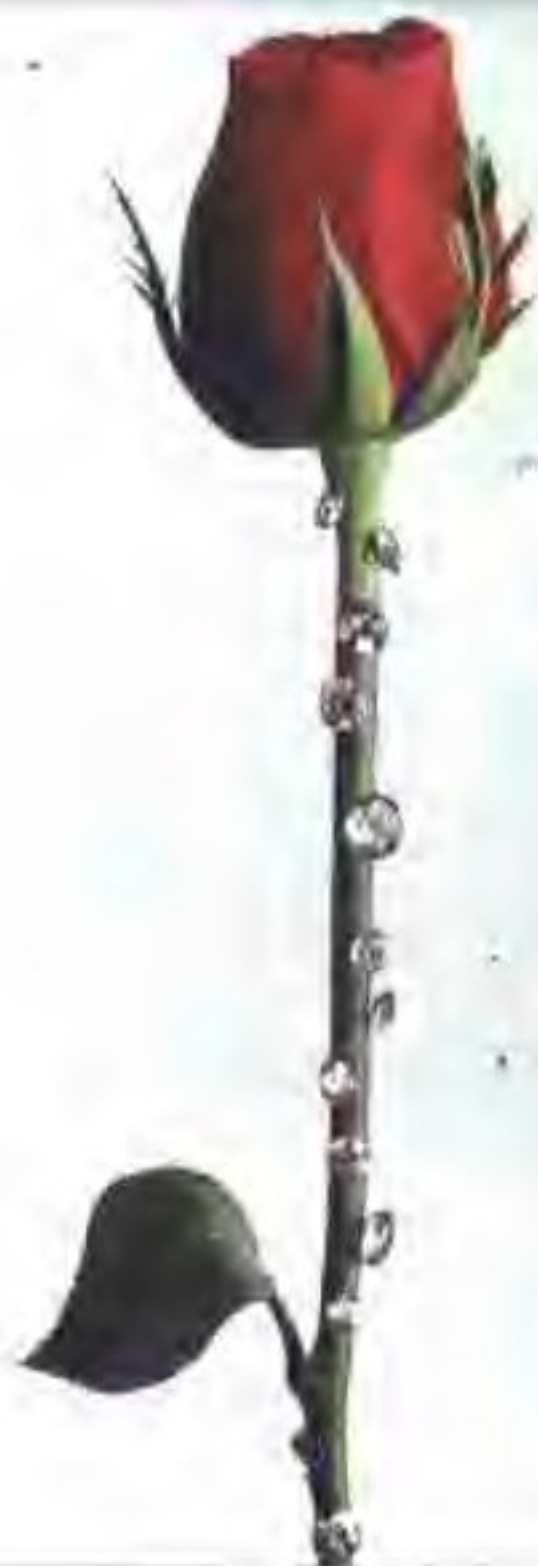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80608-703-6



9 787806 087039 >

ISBN 7-80608-703-6/I 21·1

全三册定价: 48.00 元



百年经典

诺贝尔获奖者小说名篇

主 编 观 儿 曾 辉
执行主编 白明辉 张凤仪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年经典·诺贝尔获奖者小说精品/观儿 曾辉主编. —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, 2003. 1

ISBN 7-80608-703-6

I. 百... II. 观... III. 文学-著作-世界
IV. B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35521 号

百年经典·诺贝尔获奖者小说精品

白明辉 张凤仪 执行主编

责任编辑: 温亚莉

封面设计: 宋 林


出版发行: 甘肃文化出版社
社 址: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
邮政编码: 730030

印 刷: 湖南航天长宇印刷
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 版 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版
字 数: 780 千字 印 次: 2004 年 1 月第 2 次
印 张: 27 印张 印 数: 1—5000 套

书 号: ISBN 7-80608-703-6/I21·1

全三本定价: 48.00 元 (单册 16.00 元)



读者从小说里可以看到大千世界，伟大的小说增强个人认识社会的能力。我们意识到，人生就像小说，好看而精彩，华美而像大海一样气势磅礴。

——加缪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

百年经典

诺

贝

尔

获

奖

者

小说 名篇

编者的话

小说是最能直观地反映生活，洞察社会的文学体裁。我们可以从真正的小说里品味到大千世界的滋味，观赏到人生百态。

阅读好的小说，可以增强我们对时代、对社会、对人生的深刻认识。所以小说在读者中是很受欢迎的。

读小说要读世上最好的小说才有大的收获。

这本书完全可以满足您的阅读要求。

全书选取了百余年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的伟大小说作品。这些令人叹服的中短篇小说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书中还对大师们的长篇小说进行了精彩缩写，让您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读到最美好的作品。为帮助读者阅读，本书还对部分作品进行了介绍、赏析。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思想性、艺术性，同时具有代表性、可读性，它们的确是我们的良师益友，是我们很好的精神伴侣。

这本书帮您感悟人生，读懂人生，表达人生，追求幸福，它带给您的是全新的快乐。

本书特别适合青年、学生阅读，能够用来开拓视野，陶冶心灵，启发智慧。它是用来欣赏、学习、研究的最佳版本，极具收藏价值。我们会对它爱不释手。

目 录

- 老人与海 海明威 (1)
- 伊豆舞女 川端康成 (60)
- 墙 萨特 (81)
- 女人六点钟到来 马尔克斯 (102)
- 猫的肉体里有钻进的夏娃 马尔克斯 (113)
- 进行最后一次旅行的幽灵船 马尔克斯 (122)
- 我受雇为人梦卜 马尔克斯 (127)
-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 蒲 宁 (133)
- 美丽的青春 黑 塞 (153)
- 福尔赛世家 高尔斯华绥 (185)

-
- 约翰·克利斯朵夫 罗曼·罗兰 (189)
- 局外人 加缪 (195)
- 布登勃洛克一家 托马斯·曼 (254)
- 静静的顿河 肖洛霍夫 (259)
- 总统先生 阿斯图里亚斯 (264)
- 洪堡的礼物 贝娄 (269)
- 喧哗与骚动 福克纳 (274)
-
- 小说时代的小说 (后记) (280)

老人与海

海明威

他是个独自在湾流^①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，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，一条鱼也没逮住。头四十天里，有个男孩子跟他在一起。可是，过了四十天还没捉到一条鱼，孩子的父母对他说，老人如今准是十足地“倒了血霉”，这就是说，倒霉到了极点，于是孩子听从了他们的吩咐，上了另外一条船，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。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，感到很难受，他总是走下岸去，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，或者鱼钩和鱼叉，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。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，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。

老人消瘦而憔悴，脖颈上有些很深的皱纹。腮帮上有些褐斑，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所引起的良性皮肤癌变。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，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，留下了刻得很深的伤疤。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。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。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，除了那双眼睛，它们像海水一般蓝，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，孩子对他说。“我又能陪你出海了。我家挣到了一点儿钱。”

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，孩子爱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。“你遇上了一条交好运的船。跟他们待下去吧。”

“不过你该记得，你有一回八十七天钓不到一条鱼，跟着有三个礼拜，我们每天都逮住了大鱼。”

^① 指墨西哥湾暖流，向东穿过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，沿着北美东海岸向东北流动。这股暖流温度比两旁的海水要高，呈深蓝色，非常壮观，为鱼类群集的地方。本书主人公为古巴首都哈瓦那附近小海港的渔夫，经常驶进湾流捕鱼。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。“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把握才离开我的。”

“是爸爸叫我走的。我是孩子，不能不听从他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老人说。“这是理该如此的。”

“他没多大的信心。”

“是啊，”老人说。“可是我们有。可不是吗？”

“对，”孩子说。“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去喝杯啤酒，然后一起把打鱼的家什带回去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”老人说。“都是打鱼人嘛。”

他们坐在饭店的露台上，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，老人并不生气。另外一些上了些年纪的渔夫望着他，感到难受。不过他们并不流露出来，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流，谈起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，天气一贯多么好，谈起他们的见闻。当天打鱼得手的渔夫都已回来，把大马林鱼剖开，整片儿排在两块木板上，每块木板的一端由两个人抬着，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，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逮到鲨鱼的人们已把它们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，吊在复合滑车上，除去肝脏，割掉鱼鳍，剥去外皮，把鱼肉切成一条条，以备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鲨鱼加工厂隔着海湾送来一股气味；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，因为风转向了北方，后来逐渐平息了，饭店露台上可人心意、阳光明媚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孩子说。

“哦，”老人说。他正握着酒杯，思量好多年前的事儿。

“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吗？”

“不。打棒球去吧。我划船还行，罗赫略会给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很想去。即使不能陪你钓鱼，我也很想给你多少做点事。”

“你请我喝了杯啤酒，”老人说。“你已经是个大人啦。”

“你头一回带我上船，我有多大？”

“五岁，那天我把一条鲜龙活跳的鱼拖上船去，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，你也差一点给送了命。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砰砰地拍打着，船上的座板给打断了，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你把我朝船头猛推，那儿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

儿，我感到整条船在颤抖，听到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，像砍一棵树，还记得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。”

“你真记得那回事儿，还是我不久前刚跟你说过？”

“打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时起，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晒而目光坚定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。

“如果你是自己的小子，我准会带你出去闯一下，”他说。“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小子，你搭的又是一条交上了好运的船。”

“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？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条鱼饵来。”

“我今天还有自个儿剩下的。我把它们放在匣子里腌了。”

“让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，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消失过。现在可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清新了。

“两条，”孩子说。

“就两条吧，”老人同意了。“你不是去偷的吧？”

“我愿意去偷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这些是买来的。”

“谢谢你了，”老人说。他心地单纯，不去捉摸自己什么时候达到这样谦卑的地步。可是他知道这时正达到了这地步；知道这并不丢脸，所以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。

“看这海流，明儿会是个好日子，”他说。

“你打算上哪儿？”孩子问。

“驶到远方，等转了风才回来。我想天亮前就出发。”

“我要想法叫船主人也驶到远方，”孩子说。“这样；如果你确实钓到了大鱼；我们可以赶去帮你的忙。”

“他可不会愿意驶到很远的地方。”

“是啊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说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，我就会叫他赶去追麒麟的。”

“他眼睛这么不行吗？”

“简直是个瞎子。”

“这可怪了，”老人说。“他从没捕过海龟。这玩艺才伤眼睛哪。”

“你可在莫斯基托海岸^①外捕了好多年海龟，你的眼力还是挺好的嘛。”

“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儿。”

“不过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大的鱼吗？”

“我想还有。再说有不少窍门可用呢。”

“我们把家什拿回家去吧，”孩子说。“这样我可以拿了鱼网去逮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家什。老人把桅杆扛上肩头，孩子拿着内部编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的木箱、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。盛鱼饵的匣子给藏在小船的船梢下面，那儿还有那根在大鱼被拖到船边时用来收服它们的棍子，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，不过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钓索带回家去的好，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利，再说，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，但他认为，把一把鱼钩和一支鱼叉留在船上实在是不必要的引诱。

他们顺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，从敞开的门走进去。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，孩子把木箱和其他家什搁在它的旁边。桅杆跟这窝棚内的单间屋子差不多一般长。窝棚用大椰子树的叫作“海鸟粪”的坚韧的苞壳做成，里面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。

在用纤维结实的“海鸟粪”展平了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，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^②和另一幅科布莱圣母图^③。这是他妻子的遗物。墙上一度挂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，但他把它取下了，因为看了觉得自己太孤单了，它如今在屋角搁板上，在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。

“有什么吃的东西？”

“有锅鱼煮黄米饭。要吃点吗？”

“不。我回家去吃。要我给你生火吗？”

“不用。过一会儿我自己来生。也许就吃冷饭算了。”

^① 位于中美洲尼加拉瓜的东部，是墨西哥湾的低洼的海岸地带，长满了灌木林。为印第安人中的莫斯基托族居住的地方，故名。

^② 法国修女玛格丽特·玛丽·阿拉科克倡议崇拜耶稣基督的圣心，在信奉天主教的家中传播甚广。

^③ 科布莱为古巴东南部一小镇，镇南小山上科布莱圣母祠。

“我把鱼网拿去好吗？”

“当然好。”

其实并没有鱼网，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。然而他们每天要扯一套这种谎话。也没有什么鱼煮黄米饭，这一点孩子也知道。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目，”老人说。“你可想看到我逮住一条去掉了下脚有一千多磅重的鱼？”

“我拿鱼网捞沙丁鱼去。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可好？”

“好吧。我有张昨天的报纸，我来看看棒球消息。”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乌有的。但是老人把它从床下取出来了。

“佩里科在杂货铺里给我的，”他解释说。

“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。我要把你的鱼跟我的一起用冰镇着，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。等我回来了，你告诉我棒球消息。”

“扬基队^①不会输。”

“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相信扬基队吧，好孩子。别忘了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^②。”

“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，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当心点，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，你都要担心啦。”

“你好好儿看报，等我回来了给我讲讲。”

“你看我们该去买张末尾是八五的彩票吗？明儿是第八十五天。”

“这样做行啊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你上次创纪录的是八十七天，这怎么说？”

“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。你看能弄到一张末尾是八五的吗？”

“我可以去订一张。”

“订一张。这要两块半。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？”

“这个容易。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。”

“我看没准儿我也借得到。不过我不想借钱。第一步是借钱。下

① 这支纽约市的棒球队是美国职业棒球界的强队。

② 乔·迪马吉奥以善于击球得分著称。

一步就要讨饭！”

“穿得暖和点，老大爷，”孩子说。“别忘了，我们这是在九月里。”

“正是大鱼露面的月份，”老人说。“在五月里，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的。”

“我现在去捞沙丁鱼，”孩子说。

等孩子回来的时候，老人在椅子上熟睡着，太阳已经下去了。孩子从床上捡起一条旧军毯，铺在椅背上，盖住了老人的双肩。这两个肩膀挺怪，人非常老迈了，肩膀却依然很强健，脖子也依然很壮实，而且当老人睡着了，脑袋向前耷拉着的时候，皱纹也不大明显了。他的衬衫上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，弄得像他那张帆一样，这些补丁被阳光晒得褪成了许多深浅不同的颜色。老人的头非常苍老，眼睛闭上了，脸上就一点生气也没有。报纸摊在他膝盖上，在晚风中，靠他一条胳膊压着才没被吹走。他光着脚。

孩子撇下老人走了，等他回来时，老人还是熟睡着。

“醒来吧，老大爷，”孩子说，一手搭上老人的膝盖。老人睁开眼睛，他的神志一时仿佛正在从老远的地方回来。随后他微笑了。

“你拿来了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孩子说。“我们就来吃吧。”

“我肚子不大饿。”

“得了，吃吧。你不能只打鱼，不吃饭。”

“我这样干过，”老人说着，站起身来，拿起报纸，把它折好。跟着他动手折叠毯子。

“把毯子披在身上吧，”孩子说。“只要我活着，你就决不会不吃饭就去打鱼。”

“这么说，祝你长寿，多保重自己吧，”老人说。“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饭、油炸香蕉，还有些炖菜。”^①

孩子是把把这些饭菜放在双层饭匣里从露台饭店拿来的。他口袋里有两副刀叉和汤匙，每一副都用纸餐巾包着。

^① 这些是加勒比海地区老百姓的主食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。”

“马丁。那老板。”

“我得去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啦，”孩子说。“你用不着去谢他了。”

“我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，”老人说。“他这样帮助我们不止一次了？”

“我想是这样吧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我该在鱼肚子肉以外，再送他一些东西。他对我们真关心。”

“他还送了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喜欢罐装的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不过这是瓶装的，阿图埃牌啤酒，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。”

“你真周到，”老人说。“我们就吃好吗？”

“我已经问过你啦，”孩子温和地对他说。“不等你准备好，我是不愿打开饭匣子的。”

“我准备好啦，”老人说。“我只消洗洗手脸就行。”

你上哪儿去洗呢？孩子想。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上第二条横路的转角上。我该把水带到这儿让他用的，孩子想，还带块肥皂和一条干净毛巾来。我为什么这样粗心大意？我该再弄件衬衫和一件茄克衫来让他过冬，还要一双什么鞋子，并且再给他弄条毯子来。

“这炖菜呱呱叫，”老人说。

“给我讲讲棒球赛吧，”孩子请求他说。

“在美国联赛^①中，总是扬基队的天下，我跟你说过啦，”老人兴高采烈地说。

“他们今儿个输了，”孩子告诉他。

“这算不上什么，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恢复他的本色了。”

“他们队里还有别的好手哪。”

^① 美国职业棒球界按水平高低分大联赛及小联赛两种组织，美国联赛是两大联赛之一，扬基队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“这还用说。不过有了他就不同了。在另一个联赛^①中，拿布鲁克林队和费拉德尔菲亚队来说，我相信布鲁克林队。不过话得说回来，我没有忘记迪克·西斯勒和他在那老公园^②里打出的那些好球。”

“这些好球从来没有别人打过。我见过的击球中，数他打得最远。”

“你还记得他过去常来露台饭店吗？我想陪他出海钓鱼，可是不敢对他开口。所以我要你去说，可你也不敢。”

“我记得。我们真大大地失算了。他满可能跟我们一起出海的。这样，我们可以一辈子回味这回事了。”

“我满想陪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去钓鱼，”老人说。“人家说他父亲也是个打鱼的。也许他当初也像我们这样穷，会领会我们的心意的。”

“那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爸爸^③可没过过穷日子，他爸爸像我这样年纪的时候就在联赛里打球了。”

“我像你这样年纪的时候，就在一条去非洲的方帆船上当普通水手了，我还见过狮子在傍晚到海滩上来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你跟我谈起过。”

“我们来谈非洲还是谈棒球？”

“我看谈棒球吧，”孩子说。“给我谈谈那了不起的约翰·J·麦格劳的情况。”他把这个J念成了“何塔”^④。

“在过去的日子里，他有时候也常到露台饭店来。可是他一喝了酒，就态度粗暴，出口伤人，性子别扭。他脑子里想着棒球，也想着赛马。至少他老是口袋里揣着赛马的名单，常常在电话里提到一些马儿的名字。”

“他是个伟大的经理，”孩子说。“我爸爸认为他是顶伟大的。”

“这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，”老人说。“要是多罗彻^⑤继续

① 指另一大联赛，全国联赛。这两大联赛每年各通过比赛选出一个胜队，在双方的场地轮流比赛，一决雌雄，名为“世界大赛”。

② 指费拉德尔菲亚的希贝公园，是城市棒球队比赛的主要场地。

③ 指乔治·哈罗德·西斯勒，他曾荣获“美国联赛中最宝贵球员”的称号。

④ J为约瑟夫的首字母，在西班牙语中读为“何塔”。

⑤ 列奥·多罗彻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棒球明星，曾任纽约巨人队经理，使之成为第一流的强队。